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幸福花儿开

曹多勇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幸福花儿开

曹多勇 著

许辉出版人

2011年4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花儿开/曹多勇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7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许辉主编)

ISBN 978-7-81093-997-3

I. 幸… II. 曹…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1767 号

幸福花儿开

曹多勇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总印张 191.5(本册 13 印张)
总字数 3235 千字(本册 239 千字)
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81093-997-3

定价:570.00 元(全 15 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庄保斌

名誉主任 杨 屹

副 主 任 吴 雪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枫 庄保斌 许 辉

吴 雪 季 宇

主 编 许 辉

我们对文学新皖军充满期待

许 辉

2007年8月，安徽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作家协会顺利进行了换届。新的省作协领导班子产生后，即按照省委、省委宣传部发展和和谐文化、打造文学精品、重振文学皖军雄风，再创安徽文学辉煌的指示精神，在省文联党组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构思了一些发展安徽文学事业的大举措、好项目，签约作家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安徽文学院和安徽省作家协会，于2007年10月25日启动了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工作，应聘作家报名的热烈程度，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至12月5日报名截止，我们共收到报名应聘作家的材料74份，其中小说作家29人，散文随笔作家15人，诗歌作家14人，理论批评作家6人，少儿文学作家5人，80后青春文学作家4人，其他文体作家1人。

我们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的技术审核委员会和由13名委员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对报名作家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读，并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和两轮投票，从中遴选出了21名优秀的签约作家。

在这21名签约作家中，小说作家9名，特邀小说作家1名，散文随笔作家两名，诗人3名，散文诗作家1名，纪实文学作家1名，少儿文学作家两名，理论批评作家1名，80后青春文学作家1名，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中关于签约作家构成的要求。

年龄方面，年龄最大的签约作家出生于1962年，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84年，21名签约作家的平均年龄不到38岁；40岁以下的签约作家共15名，占签约作家总数的71%，均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的要求。

性别方面，“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未做规定，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选项，但在以创作实绩为前提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5位女性为签约作家，这既是我省中青年作家参与文学创作的某种现状，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期待，同时，这还有可能改变我省文学界参加全国性的文学盛会欠缺女性作家的非正面形象。

文学姿态方面，这批签约作家中，既有追求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也有更多地接受了新文艺思潮的作家，既有人坚守土地原则，也有80后对独特家庭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探讨，本届签约作家呈现出了比较多样和开放的结构。

宏观地看，这21位签约作家年龄轻，起点高，视野比较开阔，他们比较有比较

充足的生活积累、有较好的文学、文化学养，有些作家已经初步在中国文坛站住了脚跟。我们对本届签约作家的创作能力有信心，也有理由期待他们成长为安徽文坛的生力军！

对整个招聘过程进行总结，我们觉得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我们的感受，那就是：“安徽文坛基础好，安徽作家队伍厚；我们对安徽文学充满了期待！”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遗憾。

虽然我们努力地希望扩大签约作家的招聘名额，但限于经费的困囿，我们还是有很多无奈的遗憾：整个拔优选萃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不断忍痛割爱的过程，一些优秀的青年作家、特别是散文随笔作家、诗人，由于我们名额有限和文体结构的原因而未能入选，但他们的文学努力和创作成绩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签约一年半以来，各位签约作家辛勤、辛苦、富于创造性的劳动，使我们的签约作家工作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甜美、丰硕的果实。全体签约作家均按时完成或超额完成“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规定的创作任务，他们在全国各重点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占据了2008年安徽作家在全国重点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创作成为安徽文学创作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丰硕的成果，不仅仅是签约作家个人的荣誉，也使签约作家的主管单位——省文联、安徽文学院、省作家协会，品尝到了收获后的快乐、期待后的满足。谢谢各位签约作家！

现在，经过我们积极努力，“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签字付梓了。这既是各位签约作家对自身文学创作的一个检视、一份总结，也是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工作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还是安徽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收获！

推动签约作家攀登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文学高峰，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我们将会继续最大化地使用我们所有的服务资源，倾心、全力地为签约作家，为全省的作家作者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我们也会继续放眼文学的原野，去寻找那些已然生机勃勃、但还未能笑傲蓝天的文学新生命。

但我们的服务代替不了作家的创作。

希望签约作家们潜心寻找自己的文学命运之路，知难而进，勇往直前！

2009年6月5日于合肥

（作者为安徽省文学艺术院常务副院长、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活动项目负责人）

目 录

短篇小说

人羊	1
幸福花儿开	10
开口说话	20
城里的好光景	27
种上那块河滩地	38
年馍	49

中篇小说

悬挂立交桥上的风景	62
人民瓷	91
流水日子	122
上年坟	146
新闻直击	173

人 羊

这户姓麴的人家来大河湾落户，是在一年的夏天里。他家原本是船民，长年在淮河里打鱼为生，鱼少了，船破了，再难维持生计，干脆弃船上岸，做个种庄稼的农民。这家人不算多，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两个孩子。船上人的长相有特点，凭借我们孩子的一副眼光也能辨别出。男人精瘦干小，头脸手脚黑不溜秋的。人们常常说，这人长得黑，黑得三把抓不出一道白印子，指的就是这么一种人。常年接触水，水锈顺着脚趾、手指慢慢洇染全身，如胎记一般，上了岸，没个三年五载的休想消退去。女人也黑，还长着一副大屁股，一双大脚丫，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往地上一拍一拍的，一副大屁股也像鸭子似的往左摆一下，往右摆一下。两个孩子是挨着生的，大的个头不算高，小的个头也不瓢。有趣的是两个孩子各背着一只大葫芦。葫芦漆着大红漆，猛眼看上去，像是背着鼓。船上的孩子都得背这么样的一只大葫芦。葫芦浮力大，孩子掉河里不下沉。这两只大葫芦护着这两个孩子的命，一背能背好多年。现在，两个孩子上岸了，大葫芦还背着，就成了船上孩子的一种标记。

公社干部领着这么样的一户人家来大河湾，与大队干部指手画脚一阵子，就把这户人家安插进村庄的紧西头。我们这儿的人家紧依淮河，房屋盖在庄台上。庄台属于拦河堤坝的一部分，却要比堤坝高、比堤坝宽。村庄的紧西头是村庄的末尾梢，再往西就剩窄窄的一道拦河堤坝了。这户姓麴的人家就暂时把一间茅草屋盖在这。

村大人与村孩子不一样，他们注意的不是这户人家的男人长得黑、女人走路像老母鸭，还有两个孩子身后各背着一个圆鼓鼓的大葫芦。他们嘴上念叨的是这户人家的姓。姓什么？姓麴。大河湾没有这种姓，方圆村庄也没听说过有这种姓。麴，读着拗口，写纸上，生产队会计认不得，村学校老师也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村人生意气，说天底下有那么多姓，他们家偏偏捡挑一个谁也不认得的姓，这不存心跟我们作对吗？

麴，这个姓，他们自家人念“去”(qu)。“去”与“滚”同意，又与“屈”同音。村人说，有什么好“屈”的，别的村庄能收留他们家？村人又说，干脆姓“滚”算了，在大河湾觉得委屈，叫他们家滚得远远的。

大河湾就他们一家单门独姓的人家，又初初乍乍地来，肯定要受不少屈，遭不少欺。这么一种境况，这户人家早想到了。——住是住进了大河湾，可要想融进大河湾，成为真正的大河湾人家，少说也得个三年五载的呀。

这户姓麴人家的大人隐忍着。

这户姓麴人家的孩子也隐忍着。

农谚说,头伏萝卜,二伏白菜。那时候,土地归生产队集体管理。每户人家只有一点菜园地,叫自留地。这户姓麴人家来大河湾落户正赶上伏天里。生产队分给他们家两分地。这家男人赶一趟集,买回一把挖地的铁锹,买回一把整地的钉耙,买回一包萝卜籽,又买回一包白菜籽,就准备种白菜、萝卜了。他们家人吃过萝卜、白菜,却从没种过萝卜、白菜。一家人新奇得不得了,大人孩子一齐围拥进这两分自留地里,种萝卜,种白菜。这户姓麴人家把这两分自留地平均分而为二,一分地种萝卜,一分地种白菜。地挖好了,地整好了,一家人却不知怎么把萝卜籽、白菜籽种下地。

女人说男人,你去邻居家行(请)个人来种。

男人摇摇头,不愿去。

女人说,你去邻居家地里看一看,别人家怎么种萝卜、白菜,我们家就怎么种萝卜、白菜。

男人又摇摇头,还是不愿去。

这男人说,我不信萝卜籽种地里能长出白芋?白菜籽种地里能长出花生?

最终这男人随便地、马虎地、不合章法地把白菜籽、萝卜籽种进地里去。

菜园地种上菜,女人找来两捆麻秸,挨排排插出一道篱笆,拦鸡拦猪拦羊。这家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前前后后忙活了一整天,总算把两分自留地围拦住。不想这家男人看见了,却叫自家女人、孩子把篱笆拆下来。女人说,四周的菜地都围着篱笆,就我们家不围,鸡猪羊一进来来了,还能长出一棵菜?男人说,我们家的菜地不怕鸡猪羊,就怕村人想进进不来。女人糊涂了,不知男人说的什么理。男人说,大人进不来就算了,孩子想进进不来,戳烂胳膊腿,就不好说话了。

女人说,怎么个不好说话呢?我巴不得戳烂肚子,肠子流出来呢!

男人叹口气,说居家过日子还是少一事比多一事好。

女人明晓男人的一颗心,领着自家的两个孩子把围好的篱笆拆下来。

几天过后,两分菜地里的菜籽发芽了。这时候,萝卜不像萝卜,白菜也不像白菜,只有一星一点的绿。风吹过来,颤抖一下。风吹过去,颤抖一下。纤纤弱弱的,怎么看都不像萝卜、白菜的秧苗子。

又过个十天八天的,两分菜地里的萝卜、白菜长出萝卜、白菜的模样了。萝卜的叶子毛茸茸的,白菜的叶子光溜溜的,见风见雨比赛似的往上长,满地印染开绿,一蓬一蓬的,似一层流动的绿色云。

再过个十天八天的,两分菜地里的萝卜长有手指那么粗;白菜也一棵一棵把叶片往大里长,乌油油的喜色人。

这一天,这户姓麴人家的菜地进了村孩子,偷走一片萝卜,留下一片坑,还有散乱满地的萝卜缨。一个个萝卜坑新鲜着,一把把萝卜缨新鲜着,显然偷过没有好大一会儿。这家女人站菜地里,一张脸气得通红,嘴冲着庄台骂,说谁家孩子祸害萝卜,吃肚子里烂心烂肝烂肠子。

村人从近旁走过来,走过去,没人搭理这家女人的话茬子。

这家男人听见女人骂,紧赶走过来,把女人扯回家。不会儿,这家男人换一张笑脸走出门,说菜地长萝卜谁个吃还不是一个样。

这家男人走下菜地,把散乱的萝卜缨捡拾一堆,就地挖出一个坑埋起来。坑挖好,萝卜缨扔坑里,这家男人并不急着培上土,而是一锹一锹先把萝卜缨捣碎坑里边。这家男人用的力气很大,一边做这事,一边还冲村人笑,说萝卜缨碎地里沤肥料,下一茬种萝卜长得更旺兴。

一畦白菜也命短。村人暗着拔,明着拔。偷萝卜的多是孩子,拔白菜的多是大人,还多是女人。暗着拔的,只见白菜一棵一棵少,不知是东家女人拔的,还是西家女人拔的。明着拔的,拔的也有理,脸上还不着一丝不好意思的颜色,说家里下面条,水快开了,自家菜地远,急赶急地去拔来不及。

这家男人、女人瞧见明拔白菜的村人也不阻拦,还笑着说,你捡大棵的拔。

一分菜地里的萝卜没长出气候,干净了。

一分菜地里的白菜没长出气候,干净了。

这户姓麴人家的男人、女人、孩子又走进自家的两分自留地,挖,整,种。还种萝卜,还种白菜。只是季节晚了,算是末伏萝卜,末伏白菜。

再返过头来说这户姓麴人家的两个孩子。两个都是男孩子,大的十岁,小的八岁。大的名叫大葫芦,小的名叫小葫芦。船上孩子,孤单惯了,不合群,不愿轻易跟村里的孩子玩。兄弟俩自己玩,还在自家门口玩,哪儿也不去,一玩玩半天,一玩玩一天,像还是在船上,四周都是水,抬脚动腿的,哪儿也去不了。两个孩子的脾气随着自己的父母,温温善善的,不厉言厉语,兄弟俩也很少磨牙吵嘴。兄弟俩不愿跟我们玩,我们却愿意跟他俩玩。挨近了,我们伸出一双好奇的手摸一摸他们背后的红漆大葫芦。摸着不过瘾,拍,一拍,“咚、咚、咚”地响,真像一面鼓。伸手摸,两个孩子没意见。不能拍,一拍,两个孩子就把背后的葫芦转前面,伸两手护着。兄弟俩不说话,一双眼凶巴巴地瞪多大,仇视着我们。我们想见的就是兄弟俩这模样。大葫芦护胸前能护得住?护上面,我们拍下面;护下面,我们拍上面。再护,我们不拍葫芦,拍兄弟俩的头。“咚”一下,“咚”又一下。兄弟俩小,我们大;兄弟俩寡,我们众。一会儿,兄弟俩就被我们拍急了,一张嘴张开骂我们。两个孩子说话的口音与我们不很像,说不上俚一点,还是蛮一点。兄弟俩骂我们,我们不气,“哈、哈、哈”地笑,说他们奶腔奶调的骂声跟唱歌一样好听呢!

再好听的骂声毕竟还是骂声,我们听多了,听烦了,就觉得无趣无味了。我们还是去拍兄弟俩的葫芦,伸手拍,拿棍戳。要不干脆捡土坷垃砸。土坷垃没有准性,砸身上,砸头上,偶或也能砸葫芦上。往往的景况是这样,土坷垃还没砸着葫芦,两个孩子却先哭起来。这种时候,我们觉得再玩下去更是无知无趣了。不知谁大喊一声,他们家的大人回来了。我们视假为真,“噉——”一声鼠散开。一份玩的乐趣达到了极致与顶点。

如若偏巧他们家的大人真的回来了,我们也不怕。这户姓麴人家的大人不会骂我们,更不会打我们,而是笑着一张脸走进屋拿出好吃的招待我们。一把花生,或是一把炒香的黄豆。一边分发吃物,一边吩咐我们说,一齐好好玩,他们俩好哭,不能怪你们。

相比较,这户姓麴人家的大人对待自家的孩子就凶恶多了,不心疼两个孩子挨打,更不同情两个孩子哭嚎,说你们俩与人家好好地一块玩,不信人家会往你们身上打。

两个孩子犟嘴,跟大人争辩,说出事情的经过。

这户姓麴人家的大人说,这村庄是别人的村庄,凡事多忍着点,多让着点。现在轮不着你们俩说理,有理也没理。

两个孩子经常挨打,经常哭嚎。大葫芦的头被打起了鼓包,“哇、哇、哇”哭一气儿;小葫芦的胳膊被打破了,“哇、哇、哇”哭一气儿。两个孩子身上的旧伤没愈又添新伤,怎么办呢?这户姓麴人家的大人干脆一把锁把两个孩子锁屋里。一间茅草屋矮趴趴的没有窗,门一关闭,白天也像夜晚。两个孩子待这么黑的屋里还能玩什么呢?兄弟俩脸对脸坐地上,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盯得长了,累了,不定哥哥或弟弟的眼睛“啪嗒”先闭合,睡起来。相跟着,另个人的眼睛也“啪嗒”闭合上,睡起来。

两个孩子关屋里,我们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找一根芦苇从门缝伸屋里,够着两个孩子打。两个孩子满屋里躲,拐拐落落的,芦苇拐不了弯,想打,打不着。两个孩子反倒乐喜开,眼里的困瘾,“哗啦、哗啦”掉干净,“哈、哈、哈”地笑着喊,打呀,你们怎么打不着呀?

我们罢下手,扒门缝往里瞧,也只能瞧见两个孩子的两双眼。这还玩什么呢?我们想离开,兄弟俩又不愿意。没有我们在这儿,兄弟俩还是要睡觉。兄弟俩说,我们不躲闪了,你们拿芦苇想怎么打怎么打。兄弟俩真就站在芦苇能够着的地方,让我们打。一根芦苇长长地伸过去,软软地打身上,还不跟挠痒痒一般样?猛地,两个孩子一把攥住芦苇,一折,折不断,也折弯下了。

这般,我们的乐趣还没兄弟俩的多。

我们抽出芦苇,嘴冲着门缝往里吐唾沫,“呸——”吐一口,“呸——”又吐一口。唾沫还不如芦苇,吐进去,落地上,连个踪影都见不着。两个孩子在屋里边更是乐,说我们这是往屋里吐猪屎,说我们这是往屋里吐狗尿。两个孩子的话提醒了我们,我们掏出小鸡,冲门缝往屋里“哗啦啦”尿了好几泡尿。

再没有什么可玩的了,我们溜烟跑离开。

这以后我们就不愿去他们家了。两个孩子孤孤单单地落屋里除去睡觉也只能扒门缝远远地瞧着我们玩。偶或地从他们家路过,两个孩子会扒着门缝大声喊我们,说你们来我家玩吧,我们让你们的芦苇往身上打,我们让你们的唾沫往身上吐,我们还让你们的尿往身上尿。

我们听见也像没听见,招招摇摇地从他们家门前走过去。

再从他们家门前路过,还是听见两个孩子高一声低一声地喊我们。这一次说是要给我们好吃的。有好吃的,谁不想吃,谁是傻蛋。我们拥过去,看见的还是两

个孩子的两双眼，一点好吃的也没见。大葫芦扒着门缝不动，吩咐小葫芦去拿。小葫芦扒着门缝也不动，说不知道娘把好吃的藏在哪儿了！大葫芦说，不知道也要去找！小葫芦扒着门缝的手一松，隐进屋黑里。是什么好吃的？兄弟俩不说，我们也不知道。看不见的黑暗处，“呼通、呼通”一阵响。小葫芦两手一划拉从黑暗处游过来。小葫芦什么吃的也没找着。我们很失望，把噙含嘴里的口水咽进肚子里，说大葫芦骗人，说小葫芦也骗人，说你们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吃的。

没指望的事我们就不愿等待了。

可兄弟俩还是不让我们走。大葫芦说他去找，他知道娘把好吃的藏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又站住脚，看着大葫芦离开门缝一点一点暗下去。

大葫芦找好吃的很卖力，“叮哐、叮哐”的响声一阵比一阵响。

大葫芦找了一会儿，还是没把好吃的找出来。我们门外等急了，说要是再找不着，我们真得走开了。大葫芦说，你们再稍稍等一下，我的手指都摸着吃物了，屋里黑，一晃没抓住。我们说大葫芦又是在骗人，是找好吃的，又不是掏麻雀，还能长出翅膀跑掉呀。

我们一人向他们家门口吐一口，把嘴里的口水吐干净，恶狠狠地骂兄弟俩，一个是大骗子，一个是小骗子，一个是侏侏子，一个是蛮骗子。

大葫芦听见骂声，紧赶跑过来，手里抓着两块馍，问我们可愿意吃？

时辰快到晌午，我们的肚子早饿了。

小葫芦拦着门缝，不让大葫芦拿馍给我们吃，说娘回头会把我们俩打扁的。

大葫芦两手攥着馍，腾不出手，一脚踹过去，把小葫芦踹地上。

一匾馍被我们分掉了。门外面，我们一个比一个嘴张得大，一个比一个吃得香。

不知什么时候，这户姓麴人家的大人回来了，瞧见门外一窝如饿狼似饿虎的村孩子，一下惊呆住。两个大人的两双眼睛瞪开来比我们吃馍的嘴还大。这家的男人开开门，揪住大葫芦打大葫芦，揪住小葫芦打小葫芦。这家的女人没有走过来，两腿一软，瘫坐地上，哭起来，说这大河湾怎么会是个欺负人的村庄呀，大人受欺，孩子受欺，连菜地里的白菜、萝卜都受欺长不安呀。

相隔没几天，这户姓麴人家的男人赶集牵回两头羊，是两头公山羊，不一般大，一头大一点，一头小一点。我们心想，这么一来兄弟俩就不用关黑屋里了，可以牵着两头山羊去远远的空地方，一边放羊，一边自己跟自己玩，也可以远远地躲避开我们。其实，这里暗藏着的事远比我们想的复杂得多。

这户人家来大河湾，大人与孩子一样，日子过得也不顺畅。比如说，这些天生产队只让他们两口子干一种活——担粪水。生产队的牛屋旁有一所公用茅厕，雨水一充足，尿尿往外漫，进不去人，还臭气熏天的。村人皱眉头、捂鼻子与生产队长说这事。队长说，那就让姓麴的男人女人去担粪水吧。队长交代他们两口子干这

活。这家的男人女人还有点迟钝。队长说,船上人不干这活,能干什么?锄地分不清庄稼草,犁地扶不住犁梢头,生产队总不能白养活你们一家人。

那时候,村人下地干活是按天记工分,男劳力记十分工,女劳力记八分工,半大的孩子有记七分工的,有记六分工的。这户姓麴人家的男人干一天活记女人的八分工;女人干一天活记半大孩子的六分工。队长说,就这还算便宜你们了,别人一天干下的活,你们三天五天也干不完。

这户人家的男人女人只得担粪水。

庄稼活也不是好做的,锄地不容易,犁地不容易,担粪水更不容易。这活又臭又脏倒在其次,更难心的是一挑粪水担进庄稼地,你得一舀一舀往庄稼地里泼散开。这户人家的男人女人干这活,一舀一舀的就是泼不开。队长过来查验活,气得一蹦三尺高,说粪水泼不开,庄稼就得被烧死,下趟担清水,这片泼过粪水的庄稼得稀释水。

半天活干下来,男人咬着牙,勉强还能支撑住。女人嘴歪眼斜,肩膀疼得一张脸都不像一张脸了。这活,少说还够他们干个七天八日的。还怎么往下忍耐呢?这家女人挑一担粪水,身子一晃悠,连着两桶粪水跌地上。说来也真奇怪,粪水没泼身上,一只脚却崴了,疼得她像杀猪似的嚎回家。队长心里明晓,跟这家男人说,剩下的活,你独自一人慢慢干去吧。

就是这种时候,这户姓麴人家的男人赶集买回两头山羊。

两个孩子放羊的地场就在他们家南面的一片河滩地里。河滩地临近淮河,只长荒草,不长庄稼,是放羊的好地方。此外,这儿没有庄稼,没有菜地,羊还轻易不会惹是非。可这一天,两头山羊还是被这户人家的两个孩子狠狠地打了一顿。

羊惹祸了,村人也打它,打几下,骂几声,煞煞气,就算了。跟不会说话的哑畜较真什么呢?这户姓麴的人家不这样,正正规规地把两头山羊牵往村大路,捆绑在路边的两棵柳树上。不捆高,不捆低,羊脖梗上的缰绳搭树桠上,一捞一拴,羊的两条前腿吊起来,留两条后腿扶着地非着地。两头山羊被这么一收拾,还没打一下就大呼小叫地像挨上了刀。这户人家当然不会拿刀真杀羊,做了两根鞭子,一根交给大儿子,一根交给小儿子。两个孩子,大的孩子负责抽打大的一只羊,小的孩子负责抽打小的一只羊。大的孩子一鞭子抽过去,大的一只羊“咩——”叫一声;小的孩子一鞭子抽打过去,小的一只羊“咩——”叫一声。

两个孩子气力弱,胆子也弱,打羊不敢看羊,也不敢看鞭子。鞭子抽过去,两眼紧闭上,羊“咩——”声一叫,孩子的身子相跟着抖。羊的叫声像是羊回敬过来的鞭子,一鞭子一鞭子反过头来抽打在两个孩子自己的身上。

围观的村人很多,有大人,有孩子。村孩子是看热闹,羊的叫声再凄惨也觉得悦耳。村大人看打羊就想弄明白打羊的道理。回答话的当然是姓麴人家的男人。这男人一直背着两手,笑眯眯地站一旁,不看打羊的孩子,也不看被打的山羊,说羊挨打是羊不好好吃草,却往堤坝北面跑,吃庄稼地里的庄稼,吃菜园地里的白菜。

村大人“噢——”一声明白理,说这两只山羊真该打。说庄稼地里的庄稼能随

便吃吗？菜园地里的白菜能随便吃吗？

至于这两只山羊吃了哪个生产队地里的庄稼，吃了哪家菜地里的白菜，就不好多问了。更是无人深究这两只山羊被示众的原因。

大的孩子抽打一鞭子，大的一只羊“咩——”叫一声。

小的孩子抽打一鞭子，小的一只羊“咩——”叫一声。

村人渐渐失了兴致，散离去，说你们家的羊，爱打打去吧。

相隔没几天，这户人家的两只山羊又被捆绑在村大路旁边的两棵柳树上。两个孩子还是各自手持一根鞭子。大的孩子还是负责抽打大的一只羊，小的孩子还是负责抽打小的一只羊。这一次，两个孩子都把眼睛睁得开开的，不打羊的其他部位，专打羊的耳朵根。哑畜最怕的就是打耳朵根。耳朵根软，敏感，再有牙口的哑畜也吃不住。两个孩子一鞭一鞭抽过去，抽不准耳朵根，挪鞭子，一道鞭印撵着一道鞭印往耳朵根那儿跑。两只山羊的耳朵根遭鞭打，真是比遭刀喊叫得还凄惨。这两个孩子一鞭一鞭抽打羊，不看村人，只看鞭子，看手里的鞭子抽没抽准山羊的耳朵根。

“啪——”大的孩子手里的鞭子抽过去。

“咩——”大的山羊叫出一长声。

“啪——”小的孩子手里的鞭子抽过去。

“咩——”小的山羊叫出一长声。

村人想拦住两个孩子的鞭子，说羊的耳朵根不能打，一鞭子打准了，打狠了，羊想活也活不成。

这户姓麴人家的男人不让村人阻拦，说打死烱一锅羊肉汤，左邻右舍都能喝。又说这两只羊不这么打不会长记性，上一回是偷吃庄稼、白菜，这一回是抵人，专撵村孩子抵，要是真把肚子豁开了，我能收下这个场？

这以后，三天两头，这两只山羊就被捆绑在村大路旁边的柳树上抽打一顿。

村人奇怪，这两只山羊怎么会犯下这么多不可饶恕的错误呢？

村人转过眼再看这两个抽打羊的孩子，竟吓了一大跳。两个孩子的两张幼稚的脸绷得铁紧，两眼血红血红的似能滴下血，手里的鞭子抽打羊抽打多了，下手也就准了、狠了，身子也不颤抖了。两个孩子抽打羊的一副恶狠狠的模样，像是这户姓麴人家喂养的两只狼。

村大人心里一惊一抖，两条腿慌慌张张地逃离开。

村人总算明白，这户姓麴人家为何频频抽打这两只山羊了。

村里男人跟自家女人说，莫去姓麴人家的菜园地拔白菜、萝卜了，就是走路，也离他们家菜园地远远的。

村里男人跟自家孩子说，莫去招惹姓麴人家的两个孩子了，就是玩，也离两个孩子远远的。

村里的大人有眼光，能够预见远离着的、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孩子短缺这副眼光，最先吃亏的是一个名叫拧脖梗的村孩子。

拧脖梗是大队民兵营长的儿子，长得蠢头笨脑，般上般下的孩子没人能玩得过他。一方面是老子当大队民兵营长撑着腰，更主要的还是力气大，心狠手辣，一般的村孩子犯他手上，三拳两脚就被打趴下。拧脖梗是一窝村孩子的头，他说东，一窝村孩子不敢说西；他说打狗，一窝村孩子不敢打鸡。就是这么一个恶霸王却被这户姓麴人家的两个孩子给治住了。

那年月，学校闹革命闹过了头，连课都闹停下不上了。村孩子庄台上玩够了，就去庄稼地里打对仗。村孩子分两派趴地两边的墒沟里，土坷垃做武器，砸过来，砸过去。哪边的孩子先挨着打、先哭嚎开，哪边的一派算是败。说开来，打对仗也没什么玩头，可总比什么都不玩有意思吧。这一天，这户姓麴人家的两个孩子一齐走过来，要跟我们一起打对仗玩。他俩可能打羊打累了，也可能觉得打羊没有一点意思了，才找我们玩。拧脖梗想都没想，一口回绝掉。

拧脖梗说，你俩还是拿鞭子抽打羊去吧。那多好玩呀，你一打，它一叫，爱打多久打多久。

兄弟俩听见回绝话，不离开，反倒一步一步欺近拧脖梗。

大葫芦说，我们兄弟俩就想跟你们一块打对仗。你收，还是不收？

拧脖梗霸道惯了，哪能容忍这态度，回绝得更坚决，说滚，滚，滚，滚远远的一边去，免得惹火我，抬手动脚打伤你们兄弟俩。

兄弟俩又欺近一步拧脖梗。

小葫芦说，我们兄弟俩先是打死了那只小山羊，后又打死了那只大山羊，你说我们玩什么？

拧脖梗感到了一丝威胁，也感到了一丝害怕，脸上布一层僵直直的笑，嘴却硬，说没见过像你们俩这样的人，死皮赖脸地偏要跟我们玩。

兄弟俩一齐摇头，说你错了，我们不会这样做。愿意，我们一块儿玩；不愿意，我们回家。

拧脖梗迟钝一下，瞧瞧眼前的兄弟俩，还是说不愿意。

兄弟俩朝拧脖梗笑一笑，真是转脸回家了。

拧脖梗冲兄弟俩远去的背影呆呆愣愣好一会儿，不祥的预兆像一丝疼痛、一丝痒直直地往心里传进去。

隔天上午，我们在一条屋巷里玩。这条屋巷瘦长瘦长的，一窝村孩子拥进去它显得更瘦更长。我们玩得正在兴头上，这户姓麴人家的两个孩子过来了。屋巷东西走向，两个孩子分别从两端走过来。大葫芦手里拿着一根抽打羊的鞭子。小葫芦手里拿着一根抽打羊的鞭子。兄弟俩紧绷一张脸，血红一双眼，不说话，一人一端把住巷口站住脚。

都这种时候了，拧脖梗还没察觉危险已悄然靠近眼面前。

大葫芦“啪——”声甩响手里的鞭子，算是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慌乱地把眼睛转向响声，看见大葫芦的一副凶模样。

小葫芦“啪——”声甩响手里的鞭子,也算是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又慌乱地把眼睛转过去,看见小葫芦的一副凶模样。

拧脖梗知道不好收场了,慌着神色问,你们兄弟俩想干什么?

大葫芦冲拧脖梗笑一笑,说不干什么,我们就是想抽打羊。

拧脖梗显然要吃亏了,又不甘心,瞅瞅小葫芦堵拦的巷口,想往那边溜。

小葫芦瞧出了拧脖梗的心事,一甩手,“啪——”一声,鞭梢斩断一串树叶飘呀飘呀落下来。

拧脖梗明白,一场恶战是避免不了了。拧脖梗抖擞抖擞精神,说我手下这么多的人还怕你们兄弟俩?

大葫芦的功夫比小葫芦还厉害,弯腰伸手捡一段木棍,往半天空一扔,一甩手,鞭梢撵过去,“啪——”一声,木棍断两截落地上。

大葫芦说,我们兄弟只想跟拧脖梗一个人玩。不关别人的事,谁想走谁走,不走,鞭子可不认识人。

“呼啦”一声,一窝村孩子从大葫芦、小葫芦的身旁溜光了。一条屋巷里只留下大葫芦、小葫芦、拧脖梗三个人。

一鞭子还没挨,拧脖梗就吓瘫地上了。拧脖梗说,我愿意收你们打对仗,该照(行)了吧。

大葫芦往前欺近一步,“啪——”声炸响手里的鞭子,说我们这会儿不想打对仗,只想抽打羊。

小葫芦也往前欺近一步,“啪——”声炸响手里的鞭子,说你学几声羊叫,我们兄弟俩一人抽打你一鞭子,这事才算了。

兄弟俩扬着鞭子,从屋巷的两头一步一步逼过来。拧脖梗哆嗦着两眼看看大葫芦,又转头看看小葫芦,眼一闭,嘴一张,“哇啦”一声哭起来。

大葫芦说,我们不愿意听你哭。

小葫芦说,我们只愿意听羊叫。

拧脖梗停下哭,一声羊叫从拧脖梗的嘴里很响亮地叫出来。

“咩——”

只是还没等拧脖梗叫出第二声,兄弟俩手里的鞭子黑着两条影子就猛然扑过来,拧脖梗左耳朵根挨上一鞭子,右耳朵根也挨上一鞭子。拧脖梗再叫喊就一点也不像羊叫了。

2003年12月30日—2004年1月4日 江陈

[原发《阳光》2004年4期,选发《小说选刊》2004年7期。入选如下三种年鉴选本:《2004中国年度短篇小说》(漓江出版社);《2004年中国短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1世纪年度短篇小说·2004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幸福花儿开

1

陶秀、王兰花算是大河湾村里最漂亮的两个女人。陶秀早两年嫁来大河湾，年龄也比王兰花大两岁。陶秀生过孩子，王兰花的肚子还没怀上过。因有这么一番差别，可以说王兰花的美多是天然的，少人工修饰的痕迹，尤其缺乏陶秀身上那种经过男人、生过孩子所特有的少妇韵致。从性格上来说，陶秀的秉性柔软一点，王兰花的脾气刚烈一点。陶秀的娘家不远，是此地人。王兰花的娘家远，远得连她自己都含糊着是哪个省的哪个县的哪个地方人。

那一年，亲戚的亲戚拐了好几道弯把王兰花领来大河湾村。先说好的，是要把王兰花许配给大锯做老婆的。大锯长相不差，高高大大的很有男人模样。王兰花与大锯两人见过面，说过话，王兰花的一颗头就点下了。不想隔天里王兰花就决然地反悔了，原因很简单，大锯家的成分高，是富农。王兰花的态度很坚决，说自己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万万不能嫁一个地主富农、成分不好的人家里。王兰花娘家的地方穷，比我们大河湾村要穷上好多倍。王兰花不愿回去，转脸嫁给村里的大坤。大坤长相老，脾气木，一副呶呶唧唧的模样。王兰花做大坤的女人小半年，心里就委屈得常常哭，一个人偷偷地生闷气，一个人偷偷地抹眼泪。日子再久，王兰花就憋不住开始与大坤吵架了，三天两头，两口子就鸡毛蒜皮地吵一架。王兰花两口子吵架与别的人家不一样。别的人家是男人有气打女人，他们家是女人有气骂男人。屋里屋外光听王兰花一个人吵、一个人闹，像是大坤早已走出远门，根本不在家。

村里的男人说大坤窝囊，居家过日子，哪能由着女人骑头上拉屎又拉尿。

大河湾村的男人大多数都是喜爱打老婆的汉子，闲暇里把个老婆捞过来打一打，像是一项很普及的业余运动。大河湾村的男人说，女人就像套进磨道里的驴，抽打抽打推磨才勤快。

大坤不能这样对付老婆，耷头勾脑地说，像我这样的男人，人家愿意跟我就不错了，我哪里还敢打人家？

大坤回答的话不能说没道理。像王兰花这样的外乡女人心都野，难收拢，说一声不高兴，一抬腿走掉了，大坤只好干瞪眼打光棍。白天，有女人陪着一起吃饭；夜